



童年的足迹

——常香玉的回忆

常香玉 口述

张黎至 整理

陈小香 记录



童年的足跡

——常香玉的回憶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105100

出版社



1105100

责任编辑：杨 惠

童年的足迹

——常香玉的回忆

常香玉 口述

张黎至 整理

陈小香 记录

*

新华出版社出版

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
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4 字数78,000

1988年10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600

统一书号：R10213·402 定价：0.67元

1



常香玉

2





1. 一九八二年在北京演出《花木兰》时受到
彭真同志接见

2. 摄于一九八二年

3. 一九五九年演出《破洪州》

我的故乡

我于1923年9月15日出生在河南省巩县的一个小山村——董沟，原姓张，乳名妙玲。

巩县地处洛河下游，我们村离洛河入黄河的地方不过十来里。全县大部分是丘陵，只在洛河两岸有点平原。每年夏秋两季，常常下大雨，发大水，山洪从高处奔腾而下，咆哮声活象闷雷，怪吓人的。年深久远，这丘陵身上就被冲出许多条深沟，有的两壁陡立，象刀削的一样。古辈子以来，我们的先人就在这陡壁上，披荆斩棘，打窑修院。这种窑洞不但穷人家住，地主老财家也住。所不同的是，地主老财家的窑洞大都青砖卷顶，方砖铺地，窗户棂子上装着玻璃，雕花油漆门，十分讲究。而穷人家住的窑洞，却因陋就简，只不过足以遮风挡雨罢了。

说起窑洞，可以算得上巩县的一宝。穷人家只要肯出力，在山沟里随处可以开挖。砖瓦木石，啥都不要，凑凑合合便是家。不但住起来冬暖夏凉，舒坦得很，而且能存放粮食，不潮不霉不生虫。小时候我听老人们说：汉刘邦和楚霸王项羽在荥阳对阵的时候，曾经在巩县的窑洞里储存过军粮。这可不是凭空说的，因为离我家不远的村子叫仓西，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，它坐落在刘邦粮仓的西边。

我们这个村有二三十户人家，大多数是穷苦人，家里有

头小毛驴就算不错的了。因此，从这里往外走，就只有一条羊肠小道。我们家的窑洞里边，还挖了左右两个小窑，土话叫拐窑。据奶奶讲，经过三代人的手，我们家才有了这样的眉眼。我很喜欢这个家，不管它如何简陋，如何破烂，丝毫都不能影响我对它的热爱。我不仅喜欢冬暖夏凉的窑洞，还喜欢窑门外边那个小小的院子。从我刚记事的时候起，奶奶就常常抱着我在月下乘凉，给我讲故事，教我念儿歌，其中一首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：“月奶奶，明晃晃，开开窑门洗衣裳，洗得净，浆得光，打发哥哥上学堂。哥哥长大得个官（儿），咱家再不受饥荒。”那时，我虽然根本不明白“不受饥荒”是什么意思，可她老人家那慈祥的音容笑貌和可敬可亲的形象，至今还活在我的心里。小院不过两三丈见方，用处可大得很哪！麦忙天，我出去拾麦穗，拿回来在这里晒干捶净，平常我拾的菜叶、湿柴，如麦茬、杂草等也都得先摊在这里晾晒。除了这些，妈妈还教我烧火、拍糠饼子，哄小弟弟玩、洗小衣服等等也都离不开这个小院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经过一场激烈的斗争，就在这里，爸爸让我摆脱了童养媳的命运，决定带着我走上戏剧艺术的道路。总之，这里是我自小劳动的场所，是我受启蒙教育的课堂，更是决定我一生命运的地方。

小时候，我有三个要好的伙伴，一个叫拙妮，一个叫嫚姐，她俩都比我大一岁；还有一个叫叶儿，比我小一岁。拙妮身强力壮，活泼开朗，有胆量，心眼好。如果有男孩子来捣乱，她总是站起来打头阵，领着我们把他们赶走。有一回，

我饿得心慌腿软，灵机一动，把风吹落在地上的槐花捻了捻，抓一把吹了吹，放在嘴里嚼嚼咽了，觉得甜滋滋的，可比糠窝窝好吃。我悄悄地把这个秘密说给她仨，她们尝了尝，个个眉开眼笑，围住我又蹦又跳；我也觉得自己给大伙儿立了一功，心里喜欢得吃不住。

出了我们村的沟口就是平地，大约再走一里多地便到洛河岸边。站在堤上往南望，晴天时可以望见一座高大的青山；山脚下有一个孤立的山头，象个桃子。奶奶说，这山上有一棵千年古松，老辈人管它叫“树山”。这树山一有乌云罩住，就要下雨。因此，在我们这一带流行着“树山戴帽，长工睡觉”的说法。大人说什么，小孩信什么。我们下地拾柴的时候，一见树山“戴帽”，就急忙往回跑，十有八九都挺灵的。

沿着堤岸往南，走上半里来地，便是一个古老的渡口。这里常常停着一条木船，摆渡的是个老艄公。这一带的人无论是进城办事的，赶集串会的，或者是逢年过节走亲戚的，都得经过这个渡口。因此，大家对老艄公没有不尊敬的，老艄公对大伙儿也非常熟悉，许多人家几代人的姓名他都说得一清二楚。每逢我们小孩子坐船，他总要亲切地交代一句：“小孩子坐好，不要乱动。”有一回，我去仓西拾菜叶，回来上船的时候，因为拾得多，走在跳板上摇摇晃晃的。艄公爷爷急忙走过来，连人带菜把我掂上船去。直到如今，他那慈祥的笑脸我还记得真真切切。

从渡口来我们家这一边，有个古式建筑的戏楼，虽是砖瓦木石盖成，却是飞檐挑脊，结构精巧，上边可以唱戏，下

边可以行车。奶奶告诉我，这是专门给大王爷（河神）修盖的。记不得什么时候了，我曾问过爸爸：“洛河三年两头发大水，祸害百姓，为啥还常常给大王爷唱戏呢？”他的回答也真够意思：“要是他安安生生，哪个还会供奉他！”

唐朝大诗人杜甫是我们巩县人，杜甫故里就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南窑湾。可我小时候压根儿就不知道诗人的名字。说穿了也不奇怪，我们家没有一个读书人，再加温饱难得，谁还有兴趣去理睬文物古迹呢？说起古迹，我们巩县真是不少。小时候拾柴禾、挖野菜，我曾经在宋朝皇帝陵园骑上石象石马，也曾经在石窟寺揪石佛的耳朵。谁知道它们金贵不金贵！

巩县是个多灾多难的地方，水灾、旱灾、蝗灾，更多的却是兵灾。据说，从我两岁起到七岁止，在我们巩县就发生过五次战争^①。一场战争一场劫，巩县人民所受的苦难也就可想而知了。万恶的旧社会，就是这样，把善良勤劳的人民推向水深火热之中，同时也逼他们坠入愚昧无知的深渊。

我爱我的故乡，但我也忘不了童年故乡的苦难。

我的奶奶

在董沟村，我奶奶的针线活是出了名的，她的热心肠也

① 五次战争——1925年胡景翼、憨玉琨之战；1928年石友三、樊钟秀之战；1928——1929年蒋介石、冯玉祥之战；1929年蒋、冯之战；1930年中原大战。

是尽人皆知的。左邻右舍，谁家迎娶媳妇，打发闺女，增丁添口，或者入殓出殡，只要招呼一声，奶奶总是高高兴兴地前去帮忙。她那一双灵巧的手，连裁带缝，又描又绣，常常使喜庆人家喜上加喜，也会令悲痛人家得到宽慰。她是全村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人，也是全村都喜欢都尊敬的老人。

奶奶是个瘦高个儿，稍微有点驼背，无论干什么，总是斯斯文文的，手脚不乱。她一天到晚两手不闲，我从没有听她喊过一声累，她身弱脚小，却有这么大的精力和韧劲，完全是一个“穷”字逼出来的。逆来顺受，她认为是理所当然，因为那是命里注定的；实在咽不下那口冤枉气，也不说一句怨天尤人的话，而是悄悄地抹去眼泪，生怕大声号啕会扰乱他人的安宁。当面数落人，最重的口气是“你看你吧！”背地里是从不说长道短的。

奶奶吃斋念佛，一生不沾腥荤，连葱韭芥蒜都不入口。她怀着佛门弟子的虔诚，行善积德，切盼来生来世投胎到富贵人家，永远摆脱今生今世所受的苦难。她出去给人家帮忙，免不了耽误家里一些事情，我妈妈心里不高兴，当面背后，唧唧囔囔，时不时说些不中听的话。每逢这个时候，奶奶总是慈祥地说：“只要有菩萨心肠，穷人也能坐上莲花台的。”“远积儿女近积身”更是她的口头禅。

那时候，我一点也不明白奶奶的话是什么意思，也从来不想刨根问底。但是我打心眼里不愿意听妈妈唧唧囔囔，这是因为奶奶给人家帮忙回来，每次都或多或少地带回一些我喜欢吃的东西，如白蒸馍，豆面丸子，油馍等等。记得有一

次，我在外边看见几个小孩玩“娶媳妇”，心里一动，急急忙忙跑回家里问奶奶：“奶奶，好多好多天了，怎么没有人娶新媳妇呢？”奶奶笑了笑，用一个手指头轻轻地在我脑门上一点说：“你这个为嘴妮儿！”接着，她数了一连串小伙子的名字，叹了口气说：“穷得一个赛似一个，啥时候才能成家呢！”我眼珠子一转说：“那为啥这么多天也没有死人的呢？”奶奶瞪了我一眼：“净说不吉利的话！”我可不知道什么吉利不吉利，我只想着几个月以前吃杂和菜的事：有一次，一个财主家大办丧事，摆了几十桌酒席，把吃剩下的饭菜倒进几只大缸，分给穷人。乡下人管这东西叫做杂和菜。奶奶排了半夜队，弄了一罐，掂回家每人分了一碗。我一边吃，一边不住嘴地说：“真香，真好吃！”打那以后，我曾有几次盼着大户家里死人。“菩萨保佑！”奶奶双手合十，一连祷告了几遍，然后又瞪了我一眼，板着脸孔说：“可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，小心我拧你的屁股蛋子！”我缩了缩脖子，心里糊里糊涂的，不知道犯了什么忌讳。

由于奶奶人缘好，我们家还在村子里赢得一宗特殊的差使，那就是给有红白喜事的人家碾米、磨面。我奶奶和我妈用手扶着推磨棍或推碾棍，横在腹前，腿一用劲，碾碾或磨扇就转动起来了。碾碾和磨扇都是石头做的，几百斤的重量，她们身单力薄，又是小脚，而且是在绕着圆圈转个不停，一步一扭，两步一拧，那个艰苦劲也就可想而知了。为啥要干这种连牲口也怵头的活呢？图的是落点糠和麸子。我人小不懂事，绕着磨盘转，还觉得怪好玩的，时不时跑到磨道里转

几圈。妈妈嫌我碍手碍脚，老是大声嚷我，奶奶却哄着我说：“好乖，快去拾柴禾吧，明天给你蒸个甜窝窝。”

旧社会的穷人吃糠咽菜，这是今天的青少年都知道的。但是这个糠和麸子如何吃法，恐怕知道的人就很少很少了。解放以前，我们家乡是不产水稻的，我所说的糠是小米糠，这东西不能拿来就下锅上笼，还要经过好几道工序：把糠或麸子再磨几遍，弄成薄麸面，然后拌菜加水煮，叫菜糊糊；团一团上笼蒸，叫菜窝窝；拍一拍上鏊子烙，叫菜饼子。俺们方圆左近的几个县都出柿子，柿子可以加工成柿饼。加工柿饼得先剥柿子皮。把柿子皮买回来，晒干后磨成面，掺在糠或麸子里，蒸成糕，吃起来别有风味，香甜可口。奶奶蒸菜糕的时候，往往另外给我蒸个这样的甜糕或甜窝窝，作为对我的一种优待。我也感到心满意足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因此，每当奶奶一答应给我蒸甜窝窝，我对她的吩咐总是百依百顺的。

我们家没有钱，吃盐也成了大问题。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，有一种土，表面上白乎乎的一层，可以熬盐。奶奶常去刮盐土，有时我也跟着去。那地方在洛河滩，潮气很大。刮盐土的人扯了一长溜，个个面黄饥瘦，破破烂烂的衣服上沾满了泥土。奶奶把盐土扛回家，先用水淘，再放锅里熬，最后得到一种白色的结晶，吃起来咸中带苦。有一回我偷偷地往碗里多放了点，那个苦劲呀真难受，用两碗凉水反复漱口，舌头尖依然有些发木。

我最喜欢看奶奶梳头。她把梳掉下来的头发挽成一个小

疙瘩，由我把它塞到墙窟窿里。奶奶用的针呀线呀顶针呀，多是用这样积攒下的头发向货郎挑子换来的。有的货郎带着糖稀，会吹出大公鸡、胖娃娃、葫芦、小狗，孩子们都管这样的货郎叫做“吹糖人的”。有一次，奶奶匀出一小团头发，跟“吹糖人的”说了句什么，只见那人用一根细棍在锅里挑出一疙瘩糖稀，顺手在石模子上一摞，随即递到我的手里。我定睛一看，啊！原来是个有鼻子有眼的猴头，顿时心里象开了花一般。我对这玩艺儿十分爱惜，宝贝似的保存了好多天。后来叫老鼠给吃了，我又气又恨，还后悔自己为啥就舍不得舔它一舔呢！心里头好多天都不舒服。

奶奶最同情穷人，哪怕自己少吃几口，也要打发要饭的。有一次，她闹胃脘痛，几天吃不下东西。大姑带着白面来看她，给她老人家拌了两碗面疙瘩汤，恰巧来了一个女要饭的，还拉扯着一个小孩。奶奶可怜大人，更心疼孩子，非让大姑舀给他们娘儿俩半碗不可。大姑不乐意，奶奶激动地说：“这么热的天，娘儿俩多难啊，我少喝半碗，心里倒自在；要不然，我心里不好受，多积点阴功吧！”

我七岁那年，奶奶去世了。她的死，在我们家里还引起了一场极大的哀恸！

我的爸爸

我爸爸是个有名的豫剧西府调艺人，唱花旦的，本名张

茂堂，艺名张凤仙，以后改成张福仙。他五官端正，眼睛大而有神，扮相非常漂亮。他的眼功很好，做戏的时候飞采流光，仿佛眼睛都会说话。虽然他的嗓子不太好，但是吐字非常清楚，不管高音低音，无不字字饱满，远近可闻，同行人都说这是他的一绝。用爸爸的说法，他的个子太高，扮演旦角显得太野，同女性袅袅婷婷的丰采是很不相称的。为此，他练就了一手独特的弓腿步法，因而他早年塑造的角色，如《玉虎坠》中的王娟娟，《洛阳桥》中的叶含嫣等，在豫西农村都是很受欢迎的艺术形象。可惜好景不长，二十二岁那年，当他唱得正响的时候，因病倒仓，再也没有恢复过来。有人说，那是嫉妒他的人暗中使坏的结果，我看实际上是嗓子出了毛病，或者是长了息肉、小结之类造成的。只因旧社会科学落后，艺人无知，才疑神疑鬼，要是在今天一定是可以治好的。

奶奶告诉我，爸爸十五岁就当了小长工，吃不饱，穿不暖，还经常挨打受骂。一天，为了一只羊羔跌到墓坑里摔死了，狠心的财主竟把爸爸吊在梁上痛打一顿，绳子勒的伤疤在手脖子上留了一辈子。当天深夜，他挣脱绳索，忍着剧烈的疼痛，翻墙逃跑，找到大金店窝班学戏，学了半年多，人家嫌他比别的孩子高一头，太不般配，又把他打发走啦。从此他就没了踪影。几年以后，他突然回来了，那时他已在密县搭班演戏，只在家里停了三五天光景。据说，他打过零工，要过饭，当过兵。军队里有个马夫，原是唱戏的，爸爸跟他学了不少戏。后来爸爸又从军队里逃出来，下海搭班。

爸爸倒仓以后，继续留在戏班上干些零活儿，如拉场、拣场、打梆子，有时候也担任教师。他到处奔波，很少回家。我每次见到他，总觉得怯生生的，不敢说话。奶奶和妈妈又是教又是哄，我才羞怯怯地叫一声“爹”。

爸爸每次回家，总多少给我带点东西，有时是吃的，有时是穿的戴的。有一次，他给我带了一顶帽子，红颜色，绿镶边，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。

那天，爸爸进门的时候，我正躺在地上撒泼，两条腿乱踢乱蹬，又哭又闹，跟奶奶赌气。原来不久以前，奶奶害了一场病，我大姑来看望老人家时，带了几块山楂糕。奶奶舍不得吃，每当我过分贪玩的时候，她就答应给我切一小块，催我赶快去拾柴禾，或者挖野菜。自从吃了第一块山楂糕以后，我是一想起来就流口水，仿佛再没有比这更好吃的东西了。就在爸爸回来这一天，我了解馋，出门时一手提了一个破篮子。在半山坡，很快弄了两半篮子柴禾和野菜，就急匆匆地回家了。奶奶夸了我几句，然后给我切了一块山楂糕。吃了以后，我还缠着要，奶奶就是不给。我气呼呼地说：

“往常一篮子一块，今天两篮子，又是柴禾又是菜，我要两块！两块！”奶奶大概觉得又好气又好笑，故意在我的嘴唇上一捏说：“你个为嘴妮！看我把你的小嘴拧烂。”我顺势往地上一躺，越闹越凶，爸爸进门我是根本不知道的。“你爹回来了！”奶奶一连说了三遍，我都不加理睬，以为她在哄我、骗我。直到奶奶硬把我扶起来，并把一顶花帽子塞到我的手里，我才知道爸爸真的回来了。这帽子的顶部留着个

碗底大的窟窿眼儿，边上都是绉折。我误以为那是一顶破帽子，赌气地往地下一扔，哭闹着非吃山楂糕不行。爸爸再哄我，我死活听不进去。最后爸爸急了，掂起雨伞不轻不重地把我打了两下。我自小就是牛脾气，如果不是顺毛捋，动不动就要尥蹶子。我喘着粗气站在那里，撅着嘴，一言不发；稍后，趁奶奶和爸爸说话的当儿，冲出家门，一溜烟跑到半山坡的破窑洞里，肚子气得一鼓一鼓的，坐在一块石头上发愣。直到天黑，一个哑巴小伙伴到洞里找到我，给我比划了半天，后来抱起我往肩上一放，拔腿就往山下跑。一路上我越是挣扎，他抱得越紧，两只胳膊象钳子一样。到了家里，我已经筋疲力尽了。这哑巴和我是本家，按辈份应该管我叫姑。我把人家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，就为这事很长时间都不爱答理他。

爸爸爱看京剧，是一个京剧迷。有一年，我们正在密县一带跑高台，他听说梅兰芳在开封演出，竟然预支了我几个月的份子钱，去开封看了几场戏。听说，一张站票卖块巴钱，黑市就更高了。妈妈知道以后，因为心疼钱，气得暴跳如雷，几乎要和爸爸拼命。爸爸越解释，她的火气越大，话头也越难听。掌班的和几位师傅前来劝架，爸爸只得向妈妈说了几句好话，抽抽底火，可是一袋烟没抽完，他又兴高采烈地说：

“开封这一趟没有白跑，钱没白花，梅兰芳的玩艺儿就是好，看人家的《游园惊梦》、《天女散花》就象逛仙境一样，心都醉了。”说到得意处，他竟比比划划，咿咿呀呀，眉目传神，旁若无人。众人正听得入神，他却叹口气说：“要是我

读书识字，会耍笔杆子，那就好了！”

爸爸不识字，却有一肚子故事。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上的故事，他可以顺着次序说下去；《聊斋》上的故事也能说上几个。这些故事都是他听别人朗读记下来的，但他说起来，又能添枝加叶，于要紧处点出精神。因此，他讲的故事不但人人爱听，还能使人分清是非，明辨善恶，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。小时候，我最喜欢听武松和鲁智深的故事，他们正直、勇敢，敢做敢为，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行，都使我得到满足，受到鼓舞。

爸爸为人正派，讲义气。他常常说：“人，不怕穷，就怕穷得没骨气。”遇事他能主持公道，虽是至亲好友，也不偏心眼。他的缺点是脾气急躁，说话直出直入，不讲究方式方法，不善于拿道理让人心服口服。尤其对于我，稍不如意，张嘴就骂，动手就打，不管在什么场合，都是没有顾忌的。但是皮肉之苦并不能抹去我对他的尊敬与热爱，因为我佩服他那副硬骨头，更崇拜他在艺术上的创新精神。

可惜我当了主演以后，爸爸手里的钱慢慢多起来了，终于学会了打麻将、抽大烟。万恶的旧社会，就是这样，把一个有才华的艺人给毁了。

解放以后，爸爸戒了大烟，又在香玉剧社担任教师工作。他教文戏，既教唱腔，又教身段，不顾年迈体弱，热情很高。“文革”中他被送回故乡，1967年病故。我因受到“隔离审查”，连最后一面也未能见到。

亲爱的爸爸啊！您的女儿永远怀念您。